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絮齋集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李覲光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集卷十八

宋 袁燮 撰

誌銘

侍御史贈通議大夫汪公墓誌銘

慶元六年夏四月詔以起居舍人汪公為侍御史此朝廷清要之職古人所謂一臺正而天下治非虛言也自公道不明居此職者鮮能竭忠以報國類多倚法以立

威凡已所不合者率以私意去之姦臣未折其萌而良士先罹其害公既正位臺端分別是非明于黑白公論所推許者常全護之可恃以無恐公論所不與者必裁正之母得而苟容舉職如此可謂真御史矣故雖不滿三月齋志以歿而評品人物者稱之至今視一時虛譽如雨集溝澮朝盈暮涸者何其相遠哉此足以知公之所存矣公諱義和字謙之徽州黟縣人也曾祖贈太子太師諱才貴妣西安郡夫人黃氏建安郡夫人舒氏祖

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諱勃妣同安郡夫人祝氏會稽郡夫人唐氏考湖北提舉贈通議大夫諱作勵妣碩人祝氏公未弱冠貢于鄉以郊奏補官主江陰簿被計臺首薦歷餘千丞改宣教郎宰隆興之新建時歲大祲府檄公視之而使人私焉曰幸以郡計為念已而謁帥首言旱甚十蠲其八矣帥艷然曰不我告而專之可乎公曰農民已困將為餓殍賦安從出明示以所減數俾戶知之猶足以繫其心必待稟明緩不及事奈何大忤

其意以語見侵公曰某頭可斷言不可食帥黽勉從之
諸邑長咸在無敢出聲公抗首力爭八縣饑民均被大
惠府有東湖之勝歲久不治屬公浚之計工五十餘萬
日役數千人公言取之諸邑寧免追胥賦于近郊徒資
游手于饑民無預且游觀之所非今所急也議由是寢
時淳熙八年也是歲擢進士科時宰欲處以他闕辭不
敢當益勤于民事務以仁恕教化為本陶然珥筆息爭
善俗獄犴遂清漕尤公聚丘公密繼以治行聞被命審

察通判紹興府作永思陵朝廷委計臣躬任其責每事
舒緩欲以不擾取名公曰擾誠不便山陵大事而惜費
如是可乎孝宗聞之甚怒移知鎮江府張杓帥越與公
協力靈駕既至錢清公見其可渡也趣之漕以為未可
而公趣之愈急甫畢而堰壞時論服其敏達是邦和買
之弊久矣莅官者不能精察虛偽日滋公深究其所以
然之故既履畝而稅務為均平又稍損科數與之覈實
實有是田始有是賦歷歷可攷莫之或欺于是乎宿弊

寢草馬繼丁太夫人及提刑公憂服除知武岡軍武岡
與辰為鄰紹熙三年辰之淑浦蠻猺侵邊作亂公之官
至邵陽或言賊勢方張姑徐徐焉公曰天子有命急策
疾趨猶懼不及又可緩乎倍道而行大修武備綱目具
舉威聲震疊且開以大信許之自新迄無入境者武岡
財用不能自贍仰于永邵者半朝家科撥舊有常數二
郡輒負不償公弗與校舒徐以俟之曰吾惟過自撙節
而已既而經常用度種種無乏又思之曰彼不吾與未

觀其害而乾沒焉豈不惜哉爰請于朝以二郡元撥之
數理為武岡上供而武岡上供截為留州之用有旨從
之遂為長利加以博訪官僚周知利害財計日益充衍
公宇黌舍營壁橋道亭驛軍器之屬無一不葺三歲貢
士增于舊額溪洞八百餘團結以恩信良吏之績班班
乎可觀矣慶元二年以治最為太常博士時權要炎炎
羣邪翼之詆天下正論以為偽學無敢明其不然者公
對清光力陳人才真實疑似之辨人所難言義不容已

天子嘉納亟施行之誣善者皆悚三年遷吏部郎兼禮部四年除樞密院檢詳五年以左司兼檢討王牒宰掾最為機要而壓于宰輔之威是非予奪多含糊其辭公則不然可則曰可否則曰否未嘗持首鼠兩端之說吳興有糾合兇人盡戕主家而火其廬延及一市者刑寺欲分首從定罪死者一夫而止公駁之曰殺人放火俱合抵死兇徒肆虐厥罪惟均何首從之有中都會子之獄抵罪者數人集議欲輕之公又曰偽造者斬法也犯

而輕之是不信于民也何憚而不犯皆請論如律公平
時居官雖一鞭扑未嘗輕用而于是獨嚴戢姦宄護善
良茲其所以為仁爾九月除起居舍人直前奏事願取
司馬光五規為保治龜鑑嘉言偉論固流俗所謂迂闊
者鬱而復明聞者興焉又謂二史分日侍立宜謹書言
動使有所攷信時人亦甚難之明日遷侍御史兼侍講
有阿附權要致身詞掖者植根之固殆未易拔公首劾
之曰此俗吏也不足以塵高選斯人既斥足警其餘矣

每患學者各私其師趨向不一于是交攻建言昔我高宗聖訓士當專以孔孟為師夫孔孟者萬世之標準也由之則為正道舍之則為他道孰有能加損毫末者哉當衆言淆亂之時發為正大之論如指迷途如藥錮疾深有當于人心莫不延頸以俟傾耳以聽望其由是日進讜言而孰謂公止于斯乎卒之日寔是歲之六月六日也享年六十積官至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朝廷惜其喪賻贈如例娶程氏給事中叔達之從妹也姑性嚴

事之甚謹歡然無間言公得顯心任職不以家務自累
抑內助為多封宜人以子陞朝封令人嘉定三年四月
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一贈碩人長子綱朝散大夫
直煥章閣知紹興府兼權提刑次紀為公弟義的後終
贛縣丞次統奉議郎通判楚州次鎮宣教郎知興國軍
永興縣女適奉議郎通判衢州朱拂孫曰萊曰桀曰榮
曰泳之將仕郎孫女適修職郎江陰軍司戶程熹次適
進士朱任餘二人未行公自幼及長嗜書不倦手抄至

百餘帙尤熟于左氏春秋辭華炳蔚援筆立成竄定不
過數字前後奏篇無慮數十直己而發不事雕琢而皆
當世切要蓋根于學問非苟作者其立身處事也亦然
事親篤孝母有疾衣不解帶者數月風儀峻整而謙抑
自將事機立斷而持循惟謹義所難安雖微不取義所
當與雖多不靳吏或以久例白一無所受貲產不逮其
先世遠甚而賙恤窮乏一遵舊式推廣此心孰不歸仁
茲非學問之力歟宰邑丞郡值歉歲念常平倉儲蓄無

幾不足以賑窮言于帥守多方勸分人皆樂從以富鄭
公青州救災之良策推而行之全活甚衆左右司檢正
事至夥也以一身兼之隨宜區處諸務俱辦館伴北使
禁樂之際偶聞樂聲金使遽以為請公使謂之曰此閭
巷間為之耳几筵未徹國樂猶禁而可施此乎片言折
之愧服而止此皆篤于學問積之有餘用之不匱故泛
應曲當如此每語諸子吾年及耳順即謀歸休盡閱家
藏未讀之書此志未易量也雖不克遂而心聲所形集

三十卷粲若瓊玖其學亦富矣越帥既蔚有華問又倡率諸弟努力為學此所謂世濟其美者耶初公葬于邑西郭家塘之原碩人歿重于啓寔則葬于邑西雙溪之原歲月深矣德銘未立越帥貽書以是見屬某惟同年之誼有不可辭者敬諾之銘曰衣冠蟬聯斯世所貴古稱不朽非是之謂汪氏一門世有顯人顯以賢德匪徒簪紳維侍御公樞參之裔公侯復始平生之志位雖不充德則不忝霜臺諤諤繩彼姦諂天奪之速舉世所嗟

施于後昆韡韡其華何以成之續此正脉克世其家令
名有赫

刑部郎中薛公墓誌銘

紹興間吾鄉年高德劭者有五人焉其學問操履俱一
邦之望時時合并有似乎唐之九老本朝之耆英故謂
之五老繪而為圖傳之至今左朝奉大夫衡州使君薛
公其一也公既與是四人者以道義相交而又得賢壻
焉曰禮部侍郎高公學有根柢氣類相若講明義理日

益精微于是乎家庭間肅肅雍雍薰蒸陶染不扶而植
為子若孫者烏得而不賢哉刑部公之持身居官所以
見推于士大夫者其源委蓋如是公諱揚祖字元振世
占籍于明明陞府遂為慶元郡人曾大父諱唐贈朝議
大夫大父諱朋龜即衡陽使君也嘗權工吏部二郎官
考諱居實朝請大夫歷倉部郎中直祕閣帥淮東贈中
散大夫妣朱氏宜人贈令人公資性穎悟風規秀整嗜
書不倦以父任補官淳熙間辟淮東帥司書寫機宜文

字丁外艱服除調處州司戶參軍紹熙初監編估局門
皇上履位宰嬖之義烏通守金陵丁太夫人憂不赴既
除喪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監尚書六部門大理
寺簿知漳州召為大理丞遷刑部郎中尋以疾請外得
池州改主管沖佑觀公始為戶掾軍校有怨軍事判官
者伺其未明趨郡剗刃肩輿已而自首郡守送之獄公
亟言曰軍校輒犯階級誅之法也事理明甚何必寘諸
囹圄若訊他囚乎聞者皆快其壯局門事簡不足以觀

設施丘公密時為戶部侍郎風裁甚高見公而奇之曰
此有用之才也為之延譽參政陳公騭亦驟稱之聲名
藉藉改秩之劇不勞而辦邑有顏孝子墓歲久荒圯首
營葺之申嚴樵牧之禁有助風教一胥大為姦利白諸
郡將黥之以警其餘莫不震懾率以五鼓視事夜漏下
十刻始休三歲之內無日不然以故庭無留訟獄無滯
囚東江湍駛舟多覆溺乃創石梁捐已俸以先之樂助
者衆費緡錢以萬計及守臨漳梁南江如東江之役故

兩橋之成人皆以薛公名之為之立祠示不忘也漳僅有土城高不過五尺無以禦寇公欲修築請于朝未之行也及為郎面對申言此州當閩廣往來之衝去朝廷二千餘里而城壁不立往時沈師竊發以無備故可為覆車之戒乞以臣任內椿積錢輒辦茲事上始從之詔守臣汝謹經畫如其言漳人賴之時州縣財用不足多以科罰從事公言民犯有司自有成法豈宜因以為利施之小罪已非息訟之道若罪至殺傷由此倖免冤枉

何時伸乎此亦切于時務之言也溪峒猖獗湖廣江西均被其毒贛大州也恬不為備賊兵深入直趨郡城獨幸急撤浮橋僅免于禍不爾守其危哉漳距賊巢非若贛之壤地相接也而公豫為之防日繕甲兵積穀粟常若寇敵之至威聲所加足以禦侮不既賢矣乎省戶之除天子固將用之不幸而病奉祠里居沈綿者九載竟至大故寔嘉定十二年七月癸酉也享年七十有三積官至朝奉大夫娶蔣氏吏部尚書大猷之曾孫女贈宜

人又娶汪氏封宜人子男五人長師仁勲功郎監紹興府三江買納鹽場師誠師文師謙皆蚤卒師魯將該致仕恩女二人長適進士楊宗紹次未行孫男三人長安之餘未名公五歷官歲月深矣而資產終不甚裕故多以薦吏為薦大資趙公入侍經帷薦慈湖楊公而公亦預焉時人以為榮初倉部公寔于奉化縣忠義鄉之雙谷去城幾百里公每謂二子曰先隴若是之遠子孫憚其難至聲迹必睽吾歿之後得耐葬于此爾曹展省併

及兩世則不至于遽陳吾瞑目無憾矣明年二月某日
二孤敬遵先志克襄大事而屬某為之銘某雖老且病
然鄉黨之誼不可辭也乃次第其本末繫之曰猗歟一
門三世為郎象賢濟美厥德有光猗歟刑曹甚敏而厚
居官可紀有學有守味其遺訓先隴之思茲為不忘昭
昭永垂

蘄州太守李公墓誌銘

李公茂欽東萊呂成公之高弟也淳熙中成公之弟子

約為四明倉官茂欽不遠數百里訪焉余因是識之風
規峻整志氣挺特明于義利之辨使人起敬入太學結
交海內賢俊相與講切義理益明同舍生有病疫者多
方拯救以身親之義所當為不遑自恤為學錄規繩井
井諸生嚴憚留趙二丞相聞其賢風使來見一不往嘉
定中余同官于朝時時合并壯其風操每推許之異時
履險蹈難以仗節死義稱者必斯人也及蘄春被圍余
日日念之曰茂欽其死乎既而果死嗚呼賢如斯人而

可死乎自古國家之立必有正人端士焉英特之氣與
生俱生培之養之益堅益壯足以興起人心維持三綱
五常而壽其脉則社稷可以長保茂欽之生天之所以
佑我宋也茂欽之死節所以繇我宋之無彊大歷服也
寧不偉哉茂欽諱誠之世家于婺之東陽曾祖某祖某
考某俱不仕考以茂欽該郊祀恩再贈宣教郎妣鄭氏
贈孺人茂欽自幼莊重不苟言笑勤于務學既冠而遽
于易登賢書試舍選俱第一慶元初解褐分教鄱陽丁

考妣憂廬墓終喪幹辦福建安撫司公事性不喜覓舉
或勉之則曰彼誠知我何必有求彼不吾知雖求何益
以此絕口不求而帥若憲俱以其公論所歸而自舉之
除刑工部架閣擢國子錄讒說肆誣臺評且上或言自
辦可免茂欽曰吾不慣為此態惟有去爾及報罷舉朝
寃之送別者袂相屬人更以為榮再朞起為江西運幹
部使者稱提會子弟其物力高下輸錢以歛之茂欽以
為富人至少自中家而下安所取辦而應此令何如循

舊例止以鹽本錢通融可以無擾使者不悅曰商君之
令猶能必行今乃齟齬如此茂欽愀然曰公以儒學發
身而欲效商君之所為乎吾苦言難入求奉祠而歸使
者遜謝罷令而後止改秩通判常州總司督經總制錢
甚峻前此為倖者率以不辦取辱茂欽始至即為都簿
具財賦若干之目言于主司立為定額分限輸錢罔有
虧闕宿逋亦補焉不惟區處有方亦由潔廉無私吏不
容姦知郢州時制帥頗有風力而行事皆當茂欽以書

勉之曰鎮壓不可以無威必和易以通下情斷制不可
以不獨必博咨以盡羣策時以為名言揣敵必敗盟大
修邊防戰攻守禦之具甚備厥費緡錢十萬舊有備邊
下倉復置上倉糴米麥以實之及敵至荆西鄰州驛騷
制府調兵為援亟發州兵及統司所益兵及保捷民兵
合二千五百人撫而遣之協古諸侯守在四鄰之義且
力請于朝增新軍五百人痛節冗費財用常足保此一
邦晏然如故茂欽之力也移知蘄州蘄為次邊中興以

來未嘗被兵邦人皆謂金必不至茂欽曰備禦無素忽
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高與厚俱五
尺而濬其濠塹厥深二尋而廣五之備樓櫓築羊馬牆
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增倉廩二十積米以石計者
四萬先是郡中酒庫月解錢四百五十千為太守常俸
茂欽一無所受寄諸公帑兵食之儲實此錢附益之提
點刑獄兼知黃州何大節欲堅守沙窩黃土諸關茂欽
曰古人守險敵無他岐可入故閉關足以絕其來今五

關三四百里小路可入者以百數安能盡守若從小路繞出關背毋乃大被其毒乎不聽大節又以黃陂一路無山可守調民築堤且發斬之民兵相與守關茂欽言黃陂之旁地多沮洳敵騎不能馳驟若隄為坦途則其來易耳民兵可保鄉井遠適必無固志皆不聽後悉如茂欽之揣金決策深入以兵牽制浮光而徑擣蘄黃二州時茂欽將受代維舟江潯欲遣其家先歸聞敵入邊恐人心不寧遂不果行而州兵迎新者半民兵復為憲

司所分存者僅千餘人勢力微矣乃選擇城中壯丁參以寄居宗子分布城中金兵將至募敢死士三百人迎擊于十里外挫其先鋒大破之金為連珠寨百道攻城茂欽躬擐甲胄朝夕巡歷不復顧其家歸正人張奇久居于蘄茂欽察其有異志并其黨誅之金叩城呼張奇毋誤我則知其為間明矣造橋欲渡則奪之毀民居板木排牆以進則焚之積火欲燒戰樓者以水沃之鑿小渠欲洩濠水則盡殺而復窒之佩銀牌率衆來攻者則

射而殪之又禽敵將七人池陽合肥皆遣兵三千來援
金擊之皆敗走統帥有擁重兵而至境上者畏敵而不
敢前敵知外援已絕而攻益急茂欽調兵奪其攻具殺
兩大將又以鉤繫長繩拽其雲梯至前亂斧斫之墜者
如雨又令死士夜入敵寨攻擊不得寧息又伏兵羊馬
牆中俟其至掩之入濠死者甚衆製布囊以萬計盛土
積城上礮不能傷灌鵝車洞子以金汁沃以膏油頃刻
煨燼料地道所來之處熏以毒藥城得不陷埋甕地中

令人潛聽動息皆知掘城基者擲火牛以燒之發鐵礮者張皮簾以障之金不得志將去會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城中大震茂欽神色自若指所儲倉實曰但自飽食毋憂也帥閻裨將徐揮以兵八百人來援茂欽疑之止令助守不令出戰揮詐稱欲迎援師又不許中夜率其衆縋而下教敵登城魚貫而進茂欽之子士允力戰而死茂欽率兵巷戰自子至寅殺傷相當士卒感其恩皆戰死無一降者茂欽于是死之將死呼其家

人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于敵妻孥人許氏及婦
若孫即赴水死時嘉定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也金入郛
語人曰非爾叛將送我登城我明日去矣聞者皆惜之
積官至郎壽六十有九子士昭以守舍免次士達蚤亡
次士允次士介先一年卒女適進士許之選天子深知
茂欽之忠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追賜紫章服封正節
侯賜額立廟于蘄賻以銀二百兩絹二百疋仍賜爵迪
功郎者三贈其妻令人士允通直郎子婦及孫女之歿

于難者皆贈安人茂欽生長寒門備嘗艱阻授徒所入
專以養親妻孥不預焉中歲絕慾獨寢一榻泊如也奉
使典州書尺饋遺未嘗入修門一心營職計慮深長至
斲之半年便民五事中力言六關不可恃宜別駐一軍
扼其衝要不然必殆先見之明有如著龜又兩年間與
其弟書豫以邊事為憂其言曰既任其責不敢顧其身
又曰一身一家未保生死職任所在惟當盡死以守此
其平居真情之所形也臨難捐軀豈俟擬議哉大義著

明人心奮發通守秦君鉅教授阮君希甫皆守節以死
茂欽實倡之夫茂欽豈徒死者哉世固有勇于徇義而
無奇策拱手以就戮者是則徒死云爾張巡守睢陽賊
百計攻之隨方捍禦出奇無窮茂欽居重圍中應敵之
策班班可紀來攻者不遺餘力捍禦者綽有餘裕睢陽
雖陷而有蔽遮江淮之功蘄城雖不全而有阻遏賊勢
之績一郡罹其災他邦受其賜豈徒死而已哉既歿之
三年二月七日其孤士昭葬之于邑東七里東山之原

孤欲求銘于某其鄉人工部侍郎葛公為達此意某得
附此以傳不朽固所願也銘曰嗚呼茂欽萬夫之傑學
有師表清明洞澈如水斯寒如火斯熱如金斯精如玉
斯潔死生一致本無差別不榮幸生凜矣其烈豈無才
士從容剖決亦有詞宗敷腴婉切如彼春華倏焉泯滅
潢潦無源朝盈夕竭維此茂欽卓爾超越不辱其身全
歸罔闕茂欽云亡梁傾棟折凡我同志未語先咽東山
之麓我銘斯揭過者肅如斂衽祇謁

運判龍圖趙公墓誌銘

嘉泰開禧間某官富沙閩漕趙公建臺是邦年既高矣
清眸炯如道貌瑩如有出羣拔俗之態事無劇易從容
裁決若不經意而皆當于人心某嘗叩請其故公曰吾
無他長昔從事于伊洛之學得其旨趣從此胸中無復
凝滯某始知其非偶然者今觀道施君狀公之行具言
丞太和時邑宰周君賓遇公甚厚凡所以啓告者率根
本伊洛公服膺焉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發于

容貌形于事業皆有本而然此公之所以深可敬也公諱充夫字可大魏悼王之七世孫也始名達夫字廉善孝宗為更其名公併字易焉曾祖諱報之保大軍承宣使妣惠國夫人王氏祖諱公懋中奉大夫妣令人孫氏徐氏考諱彥孟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安康郡夫人孟氏永寧郡夫人羅氏自中原倣擾金紫公避地婺源娶都督孟公庾之女遂從外舅寓居于信之鉛山公穎悟而嗜書外祖奇之室以孫女以金紫蔭補官主

永福簿丁父憂服除調太和丞監青龍鎮辟泮水檢踏
官知宜興縣簽書淮南軍節度判官知新喻縣通判湖
州守臨汀嘉禾吳興三郡奉祠起知道州辭不赴仍賦
祠祿擢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公事直祕閣福建轉運判
官告老進直敷文閣與祠再告老陞龍圖閣致其事初
孝宗屬意錢幣公以舉為泉屬惠場兵應募者之寡請
役諸路黥隸嶺南之人五年無過給據自便就役者以
千計久之新至者欲為變公驅車以往號召從役收捕

無遺自是無敢叛者茶寇賴五方熾駸駸至廣提點刑
獄林公光朝謂公曰場中黥卒得無有從亂者乎公保
無他虞既而帖然林公因咨禦寇之策公言贛吉間有
捷徑數百里接詔之仁化宜分兵捍禦亟遣摧鋒軍控
扼其處賊果至殲其先鋒餘黨奔逸自是不能復振新
喻絕產之家有專其利官不得預公許其自陳減租二
之一永以為業而悉蠲其宿負靡不樂輸砂錢禁嚴犯
者猶衆公言上供空用銅錢錢荒則多偽銅楮相半弊

斯草矣諸司皆許之盜鑄遂息而綱運之費亦歲省二十餘萬臨汀擇守光宗命公為之閩帥趙忠定公議置莊倉公以為此固甚善後有逋負未免追擾何如冬儲粟春糶畧收一分之息糶本稍增而民食無闕經久之利也帥大然之朝旨欲行經界俾公籌之公謂汀稅產雖多而所收十纔六七自足郡計若行經界則省額一定不容擅減必均于民輸將重于曩時必有流離失業之患條陳利害甚悉平生好古而隨時處事不膠古制

者類如此郡城頽圯銳意修築而易募役及堪負重者
補闕額而蠲雜費得百餘人不勞而辦公之始至也營
卒怯懦不知紀律申嚴號令日日教習時自臨之區別
武藝頒賚有差士皆勇奮會寧化妖民廖大興等作亂
聲搖諸郡命左翼將高特率兵討之巡尉屬焉授以方
畧銜枚宵行五里為一鋪直抵其穴斷其糧道遮絕外
援力罷而後取旁郡兵繼至咸遵約束妖氛遂清吳興
上供歲額百十五萬而累政所發至百餘萬版曹督索

無虛月公奏蠲之人情懽然公曰此天子之德意也郡計既寬捐以與民未納者代輸焉催征者併閤焉皇上雅聞公名俾司庾事相度淮田耕種利害謂平曠之土水無源流仰雨浸灌稍旱則乾何以殖穀惟當益浚陂塘官給工役之費則于民無擾而其利至溥又言民既執役而復責免役之錢是重困之也請以沒官田產隨鄉分廣狹當役者給之助其不足以紓民力鹽商胥吏共為姦利以既支未抹之鈔重請公推見弊源任官而

不任吏莫之或欺其將漕也于鹽事尤加意郡邑有大
小戶口有多寡計其日用之數定其日用之額彊不可
多得弱不至乏絕時論稱其公平殿司左翼軍分屯汀
建泉邵始用禦寇出戍增給小券名為一兵而有二兵
之費公以漸消之招補闕額止給本俸行之不驚人無
怨言此皆公之善政可為後法者也時望傾屬聲名焯
然顧何施不可而公雅意靜退以道義為樂人所汲汲
我則徐徐始以丞攝尉全獲彊盜改秩法也推以與尉

及攝龍泉復以盜賞畀之鄰邑安恬之稱已藉藉于搢紳間矣况學問涵養日進不止豈復以世俗所樂累其清明耶守吳興時忤時宰之親遙歸故里結亭二十有五放懷巖壑若將終身彊而後起名流多稱慕之而誠齋楊公知之最真有契于心爾時權姦妄開邊隙公深言其不然雖拂其意不恤也非輕視軒冕其能爾乎有樓曰一經有館曰東塾子孫滿前課以學業嘗著論言人而能仁道足以生生則安安則久魯論一書求之可

也審處其方以藥已病病去則仁仁則日新日新則樂
美哉言乎其古人進德之心乎筋力尚彊謝事而歸優
游自適者十有三年人生真樂何以尚此嘉定十一年
正月丁亥終于正寢享年八十有五積階朝請大夫賜
四品服所著有進策奏藁及東山詩集宜人孟氏先公
十有五年卒葬于鉛山縣鵝湖鄉之東山四子時授從
政郎監江淮等路都大提點鑄錢司金銀場時升迪功
郎衢州司戶先卒時牧迪功郎福州司戶時稷三女源

伯潛鄭欽崇傳煨其壻也伯潛今為迪功郎某州州學
教授孫男若璜若璋若琅若琛若璣若璫若珍若瑞孫
女一適迪功郎隆興府司戶周景舒十月丙午諸孤奉
其喪合葬于宜人之墓某不才辱公薦舉遂為知己又
獲從公之長子遊契分不薄矣貽書求銘義不敢辭謹
摭其表表可稱者揭諸幽堂昭示無極銘曰皇祖維宣
篤生悼王天監厥衷子孫繁昌維此龍圖克嗣先烈有
始有終天潢之傑不究于用君子惜之我懷斯人播以

聲詩

通判泉州石君墓誌銘

淳熙中余游太學得直諒多聞之友曰石君諱範字宗卿婺州浦江人也其先占籍青社國初徙焉君天資俊茂志氣超卓師事東萊呂公有所啓告服膺無數而羣居共學又多一時佳士薰炙涵浸氣質增美肄業膠庠能道其師之賢德學問甚悉余竦然異之遂與定交後君仕日有名嘗調官中都權臣氣焰方烈其黨有依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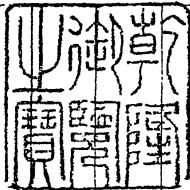
用事能軒輊一時士大夫者與君有舊諷以一登權門
美官可立得君曰吾儒者改秩為邑義固當爾奚以僥
倖為卒不詣余以是服君自待甚厚而守正不撓如此
嗚呼茲其師訓之所自來耶曾祖諱沔儒學起家宰明
之慈溪年纔六十念母年高隨牒遠適非所以養致其
仕而歸時論高之祖諱淦考諱知言君既歷官贈考為
承事郎妣于氏繼母喻氏俱為孺人初君以紹熙元年
擢進士科為奉化尉歲饑民貧相率貸糧境內騷動君

曰是之不戢乃吾失職也單車疾驅開諭而儆戒之利害明白聽者冰釋又為白官長亟請于牧守監司多方賑貸其黨遂散不戮一夫海寇有逞其威虐大為民害延及鄰境者君設方畧一日就禽改承奉郎知處州麗水縣大修版籍嚴詭挾之禁申自首之法姦民猶吏母得表裏交蠹條畫既井井矣會以繼母憂去徽之婺源素號難治令以罪罷者踵相接無敢向邇者君獨奮曰心誠求之何事不集核吏姦節冗費裕財之源不事科

罰月椿緡錢歲以二萬計鑿空取辦民力大屈君深念之建請蠲什之二其言懇切感動人心將漕者亟從之由是大得民譽賦輸如期財用自足通判袁州峒寇陸梁衡潭贛吉被禍尤酷袁當四郡之衝人情懍懍君攝郡事練禁旅閱民兵廣儲蓄博訪守禦之策爭効所長威聲甚震盜無敢向者通守泉南兼南外宗正丞又佐舶司而左翼養軍之費復隸焉事亦叢矣剖析隨宜莫不中節余益信君才力敏裕非若腐儒之膠固不通而

俗吏之所為君亦不屑也可不謂賢乎哉嘉定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六官承議郎既納祿轉朝奉郎八年十月乙酉葬于邑之松塘原娶陳氏封孺人子武戩戩女適永嘉進士宋纓次未行孫男一人仰孫女三人君敬奉庭闈得繼母歡心拊教幼弟恩意深篤喜道人善亦嫉惡居官廉潔俸入外一不敢妄取奏院劉君狀其善行詳矣將葬武持以請銘余曰子之先君吾同堂合席金蘭之契也子不我屬猶將稱述

之況請之勤耶乃作銘曰才之裕莫邪鋤兮行之潔冰
霜嚴兮老于一倅取之廉兮茲為幽宮懣兮瞻兮



絜齋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李覲光

欽定四庫全書

繫齋集卷十九

宋 袁燮 撰

誌銘

滁州司理李君墓誌銘

自古忠賢之後雖更歷數世耳目不接而氣脉流傳未嘗間斷則必有篤厚之士著稱于時此孟子所謂故家遺俗者矧惟剛毅正直光輔明主于天禧明道間有若

丞相李公之賢積之有餘流而不竭其後裔當何如耶
君諱十鑑字季明丞相之六世孫也丞相生太子少師
東之少師生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金紫生
朝奉大夫偉朝奉生知淮揚軍贈奉直大夫晟奉直生
浙東提舉茶鹽宗質即君之皇考也妣安人夏氏先世
家于濮陽少師徙洛中提舉宦遊浙東謀所定居者樂
四明風土遂為鄞人君初以考遺恩補官為迪功郎湖
州武康縣主簿調處州錄事參軍折獄精明根于慈恕

鞭撻不慘自得其情時時為設酒肉躬自察之嚴寒酷暑尤加之意潔爾杻械燥爾寢處籌度再三不得已而後辟執政之族有殞于非命而冒罪一婦人者上官欲重其法力爭獲免陞從政郎滁州司理參軍惟刑之恤如在括蒼時淮東漕臣知其賢將延入幕以自近辟為儀真戶曹未幾漕以論罷君亦解官而歸自是倦遊不復為仕進計燕處六年鑿池累石環以花竹幅巾藜杖鶴鹿自隨時與故交極歡而罷嘉定十四年九月己丑

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七娶韓氏先三十有九年卒葬于陽堂鄉太白之原長子曰津次曰潛皆蚤世季曰源孫裕君沒之次年九月丙午啓夫人之窆而合葬焉君雖歷官至淺而兩郡決獄之平人皆稱之夫獄重事也古訓有之曰一成而不變故君子盡心焉又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毫髮有差死生所係豈可忽哉然此理甚明居是官者孰不知之而鮮有能遂其志者曷為而然曰反諸心而已矣是心清明得失利害無得而昏

之自然不屈于上官不蔽于私禱獄安得而不平察其情偽究其纖悉民安得而冤夷攷君之平生不得罪于公議而晚節益有光勇決閒退恬然自處無聲色之奉無侈靡之飾室廬僅蔽風雨圖史列于左右委天順命不以紛華動其心每曰利祿之樂不如林泉之樂無所羨慕如此則其涖官行法豈有不遂其志者哉昔于公自言我治獄多陰德後必有興者既而果驗君之設心無愧古人後嗣其將昌乎是誠可書也已孤請銘不敢

辭銘曰眇然一官名迹隱微勇于為善厥德有輝彼賤
丈夫非不顯榮敢于為惡實敗其名猗歟李君取舍克
謹適追先德令名不隕我作斯銘大書深刻咨爾後昆
于此取則

台州僊居縣主簿戴君墓誌銘

某之先叔父常德通守之末弟也以德行經學師表後
進里中俊秀多從之遊戴君德甫亦受業焉德甫諱日
宣自少嗜學未嘗一日廢書鄉先生李公若訥胡公仲

臯俱者儒宿望德甫師事所蓄富矣而自視闕然復請
益于我叔父叔父屢稱之嗚呼師道之尊其學者之司
命歟學而無師猶不學也漢儒雖不逮古而師資之益
猶汲汲焉故司馬談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
論于黃子夏侯勝既從始昌受尚書又師事簡卿又請
業歐陽氏蕭望之始事后蒼復事白奇又從夏侯勝問
論語禮服所學皆非一師宜其講習之精見聞之廣也
然則德甫之求師至于再三其亦篤于問學者歟吾鄉

之士習經術者惟書最衆三年大比無慮數百人以名貢者纔一而止德甫得之可謂難能矣而試南宮輒不利德甫曰吾豈可以小不售怠吾遠業益奮勵讀書而努力爲善德甫性寬平不設防畛遇人無貴賤老少敬之如一小有過差痛自懲艾以觀過名其齋蓋有意于切己之學世居慶元之奉化曾祖垕祖蘊父光世蚤失所怙奉母劉氏謹甚該恩者再始封太孺人後賜冠帔諸儒榮之嘉定元年以累舉特恩受迪功郎台州僊居

縣主簿官雖卑平生所蘊自是少仲矣六年十二月四
日以疾終享年七十有七士之窮達固有定分而才德
如德甫良可惜也配湯氏有婦德先十五年卒葬于程
嶼九年閏七月壬寅諸孤葬君于忠義鄉傳嶼之原從
先塋也迺遷程嶼之藏以合焉子三人度庶皆業進士
亮蚤亡女四人其壻曰舒鑄蔣處厚舒鉉袁守孫男二
人興祖顯祖孫女九人適舒錡承節郎趙汝棟舒錫湯
叔全戴義路李灝餘未行德甫清儉而篤義嫁親族孤

女之貧者數人鄉人有疾饋之藥有垂死而活者掩骼埋齒加惠既歿舊廬頗宏敞使令輩不戒于火一夕灰燼敝屋數間居之自如余嘗訪焉不見其有愠色其德量又如此度等請銘不敢辭銘曰猗嗟良朋如古三益師我叔父合堂同席舊好之篤迄今不忘勒銘幽宮厥德有光

從仕郎汪君墓誌銘

君諱伋字及甫其先自歙徙明明陞府遂為慶元奉化

人家于雙溪之上非通都也持家謹恪不自表暴非干
譽之士也而名聲日出藹然芬芳取重于士大夫下至
閭里細民亦稱之曰君子人也迨其歿皆痛傷之人心
愛敬如此豈易得哉培其根浚其源所由來者遠矣曾
祖諱康世妣徐氏祖諱邦式高州助教妣孺人陳氏父
諱汝賢常州錄事參軍妣安人張氏君自為兒時識趣
已不凡長益嚴重有植立之志宜州通守舒公之末第
也已有盛名錄參公器之妻以女君與之款密薰染浸

灌新益有加美質增長遂因舒公而熟聞四方師友學問操履之詳故太學錄沈公嚴毅不苟合君勤勤請益以得親炙為幸又從將作監楊公講立身之要一話一言服膺無斃夫以君之志操而周旋于明師畏友之間進而不止誰能禦之故雖生長巨室而食飲被服與寒素無異遵規矩履繩約不溺于驕侈之習而非嗇于財者義所當為勇決不靳其于族屬也高年者敬餽之匱乏者周恤之可教者獎拔之或資以脩脯勉使從學或

畢其嫁娶或助其喪葬里有重費則以為己任更新縣
學材良工堅有助風教建石梁于雙溪新既壞于南江
續惠政于歸湖建炎十年中興大役費緡錢殆數百
萬歲租減價而糶凶年捐廩賑饑代輸口賦闕征以寬
民旅仁心孚洽聞風起敬士之過其里者必求見焉大
學曰仁者以財發身其斯之謂歟淳熙中鄉士大夫列
其行義于朝補迪功郎該思陵慶壽恩循修職郎調漢
陽尉不赴紹興四年郡太守表薦其材超轉從事郎請

祠監南嶽廟自是不復調矣雖恬于仕進居官之美不克著見行乎閨門者是亦為政也事親惟謹年垂六十愉色養母慕若嬰孺承其志意而敬行之凡輕財樂施皆庭闈意也不尚峻急而家人憚之如侍嚴師不事苛細而家政有條疾徐得所尤急于教子以身率之雞鳴而起盥頰誦書有程黜勘訛舛手自親之心所未安質之同志筆其格言大訓朝夕對之勉自警策至老而不倦以故諸子皆知務學又嘗遣其長子受業于永嘉其

志念深矣雅意林壑幅巾藜杖逍遙自適時以棊酒自
隨款故人隱士之廬譚論竟日精神不衰既屬疾知不
可為語人曰吾將逝矣胸中了無一事正巾整冠有問
者必拱而對至屬續亦拱臨死生之變而泰定如此寔
嘉定十一年十月七日也享年七十一娶王氏先三年
卒葬于邑之松林鄉安住山子男三人龍友嘗偕漕計
龍紀龍允女四人長適甥袁邦度次適迪功郎景陵尉
鄭次申次適承事郎長興丞謝奕修次適迪功郎前於

潛尉陳祖開孫男一介孫女一君歿之次年諸孤來見泣且言曰龍友等將以十有二月壬午奉先君之喪啓先妣之窆以合葬焉敢以德銘為請余雖老且鈍然四十年交游之久知之深矣奚可以辭于是勉從之銘曰汪氏一門鄉評所宗都漕種德久而愈豐偉歟及甫前規是蹈造次不忘可謂克孝猗歟渥歟及甫之澤咨爾後人續次血脉

朝奉郎王君墓誌銘

慶元初余備數成均與國子監書庫官王君為僚未幾
余以罪去國後九年王君卒又十有六年君之二子見
余中都具言往者權姦用事一時士大夫靡然趨之先
君未嘗一造其門遂大與之忤書庫終更例遷學官次
則掌故而先君獨否義不苟求卒從外補狀其行者雖
知賢而姦臣猶存不敢登載今歲月已深恐遂湮沒重
念先君雖屈于當時猶可伸于後敢以墓銘為請君之
中表司農寺丞樓君伯仲稱道其美亦然嗚呼此人之

大節也于此不撓其餘可占矣遂敬諾之而未及作今奉祠里居乃克為之君諱中行字知復曾祖諱直臣故朝議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妣夫人時氏陳氏祖諱侯故闕部尚書贈光祿大夫妣夫人黃氏宋氏考諱遠國子司業妣宜人張氏其先大名府人三槐丞相之近族也五世祖修撰徙居宛丘尚書復寓餘姚至今家焉尚書以剛正為時宰所忌司業流落北方間闢來歸俱有盛名于世以故門戶赫奕海內推仰君蚤歲穎悟不羣

熟諸經史居親旁時時默誦數百千言以尚書遺恩補
官調迪功郎婺州武義縣主簿將上以司業持節閩中
遠于膝下易四明之慈溪又遲次兩載夫筮仕之始孰
不以資攷為急而君獨不然恬于進取天性則然矣黜
吏豪宗邑之巨蠹也君始為簿領吏試以事觀其所為
精明燭姦痛繩以法莫不驚服巨室或憑仗勢要故不
輸賦令末如之何郡檄君代之懲其最甚者以儆其餘
不一月輸者畢集復被檄塞海隄之決父老爭言堤所

以圮蛟鬻實使然先祭之乃可君弗聽籠巨石舟夾而
投之衆力齊舉隄復堅壯嘗攝理掾時皇子魏王出鎮
四明君閱獄囚百餘輩多連坐者有司疑焉久繫不決
君曰皇子作牧疑則縱舍豈復效俗吏屑屑苛細耶即
日白而釋之長史舍人莫公濟喜曰名父之子固自不
凡丁司業憂既祥監打套局丁宜人憂服除充書庫官
出為湖北提刑司幹辦公事澧之慈利有訴殺人祭鬼
者君取其案反覆推究且訪其土俗咸以為設此祭者

必以兩目手足先登于俎而此獄所驗目及手足無不具者言于憲曰是豈可遽加以法乎時人服其精察改宣教郎知嚴州建德縣君通練明敏事之至前者是非立決嚴于馭吏如為主薄時視民如子聽訟導之使言務盡其情征科取之有制不求餘羨而差役則盡公無私且深念其勞常左右之飲食之外不買一物漆蜜土產也親故有請者皆辭之不得已則委曲他人槩以時價德政流行人人感悅轉通直郎秩滿超朝偶屬疾致

其事轉奉議郎嘉定三年八月三日卒明年正月二日
葬于餘姚縣鳳棲山雙林之原司業公之墓側享年五
十有三娶曾氏禮部侍郎幾之孫女大理卿逢之女也
封孺人二子大臨通直郎知建康府江寧縣叔達迪功
郎新監常州糴納倉女先卒孫荃後君以長陞朝累贈
朝奉郎君資稟既高而力學不怠又周旋于名父賢婦
翁之間涵養薰陶培本浚源日厚月深其之官慈溪也
司業作詩送之有曰惟畏實過寡惟勤無功虧既至官

即廳事為堂請名于婦翁翁因以勤畏名之君于是刻
詩堂上朝夕觀省且終其身遵而行之小有過差必自
咎曰吾親所以誨我者何如而我若是也司業既捐館
舍躬率其婦奉母夫人謹甚喜交賢士大夫議論人物
深取夫篤厚平實表裏無異者樓宣獻公姊婿也相期
保全名節故皆無所附麗憲屬職卑而地遠人皆為不
平恬然自若方以得訪湖湘山水為喜迨夫歸自建德
學省舊同僚有執政者二人皆喜其至欲寘諸朝列而

君則死矣雖死而名存所獲不既多矣乎語曰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凡升沈得喪莫不有命君博于記覽引筆
行墨不勞苦思而清雄瞻蔚一第易得爾而不過乎三
登禮部官塗齟齬又不得大見施設豈非命乎餘姚臨
大江飛橋久壞司業欲為而不果君克承先志發藏鏹
九千緡復新之往來其上如履坦途遂為久長之利推
此心也何事不集而止于此傷哉惜哉嗚呼茲余所以
不能自己也銘曰中州之俗醇厚而直故家流傳遺風

未息三槐之王源委深長餘波所漸典刑不忘悼未習之浮薄踵前修之忠篤一官雖卑名則不辱雙林之藏過者必肅

陳承奉墓誌銘

公諱邦臣字季良姓陳氏慶元鄞人也曾祖全祖攷考公權妣孫氏李氏娶林氏先公四十六年卒長子從從事郎徽州錄事參軍次徽衢徠衍女六人楊叔信林鶴汪應祥鮑緯蔣繹樓泳其壻也孫駒駿驤麟彌壽彌

堅孫女適紀樞沈昱朱銓餘二人未行曾孫女二人紹
熙四年該慈福慶壽恩封承務郎是歲皇上登極轉承
奉郎開禧二年正月戊子卒壽八十有五明年十月己
未葬于奉化縣溪口新建之原公天資孝謹奉繼母如
實生已人不見其有先後之間敬順皇考意倡率諸弟
厲志為學故宗丞張公遜鄉之賢大夫也方未第時居
與之鄰輩行相若同師承同出處有交相浸灌磨礱之
益中歲進取稍怠還桃源故居勤儉葺理伏臘僅足而

能厚于宗族凡孤苦無依者悉撫教之隨其能而任以
事季弟早亡以其產均給諸弟纖介無取冒次寬平未
嘗面指人過事或紛至處之無難舒徐排解無不適當
喜服金石藥多蓄之有以疾告者與之不靳年益高耳
目聰明飲啖如壯歲步武輕便其保養固自有道抑誠
心實德默相之者至矣平生所履可書者衆而教子有
法尤為人所稱道既朝多訓飭之又擇明師俾之受業
從師事國博楊先生學有源流擢進士第尉玉山甚有

能名為糾掾受知郡太守無問細鉅委以參訂家庭義方之教不既信矣乎兩被恩寵閭里歆艷亦足以自慰矣葬有日從泣請銘姻家之誼不可以辭乃述其大槩而系之曰其德不耀其賢可紀天報以福亦既豐只命服耄耄蕃蕃孫子凡今之人如公鮮矣

武翼大夫沈君墓誌銘

嘉泰中余官富沙有東南副將沈君者姿沉毅善治兵約束嚴甚于其教也卒皆奔走以赴稍或愆期即大懼

曰吾將性剛必痛懲我矣以故人人奮勵武藝精習嗚呼使掌兵之官皆能舉職如是豈復有不可用之卒哉余愛其才因與還往訪其家世則武功大夫成州團練使諱德之子也武功嘗隸大將少保岳公麾下親見其謀略勇鷙禽敵決勝之方以語其子習聞舊矣軍政之熟教閱之嚴茲其所自來者耶君諱世顯字光祖世居開封今為廬陵人曾大父諱福大父諱全生武功其門始大贈其親武顯郎奏補君承節郎初調湖南提刑司

緝捕官次沅州大田巡檢密迹蠻獠有剋日欲侵擾者
君督厲士卒俘十餘人為首者罪焉羣獠固以請君不
許俾從至境上斷頭以示之皆怖而走自是無敢犯者
尉衡之茶陵為漳之沿海廉之管界二巡檢攝合浦石
康二縣皆以治辦稱漳人為之立祠充東南第十將副
將分駐于建秩滿陞東南第十三將駐于邕管先是買
馬有勞捕峒寇時峒長黃燦坐法繫獄朝家督馬方急
無應之者郡將良寔僚佐共議君曰使功不如使過燦

誠有罪而蠻人之所信宥而遣之必感恩盡力從之未
旬日事果辦嘉定六年正月九日以疾卒壽六十三官
至武翼大夫娶蕭氏先二十一年卒贈宜人子四人師
宗從義郎雷州徐聞令餘竝補承節郎師孟先卒師尹
監潭州衡山酒稅師臯監邕州都作院女三人進士劉
應運張孝祥陳士豪其壻也士豪嘗鄉貢孫六人應期
以遺恩補承信郎次應麟應誠應符應龍應瑞孫女六
人七年三月七日葬于廬陵縣儒林鄉長崗之原君秉

心忠實居處樸陋疎財篤義其在邕也士大夫之家有
落拓不能歸者為教其子而助其孀幼道里費還之故
鄉設心如是其撫愛士卒當如何哉培剋之政奉一己
之欲君之所必不為也故教閱雖嚴而人不怨可尚也
已師尹請銘余不敢辭銘曰養兵之費吾民膏脂養而
不教雖衆奚為猗嗟若人汲汲于茲豈不懷安是心敢
欺相彼流俗知此者希興懷若人我心傷悲

胡府君墓誌銘

士君子生乎斯世非必器業宏偉名位顯榮足以取重也修身為善無大玷闕足以行于家人信于鄉黨亦可謂之賢矣嶮巇以規利緣飾以沽名反諸其中慙然不安雖復光榮于一時必將得罪于公議則亦奚足貴哉嗚乎若吾友壻胡君諱玘字致廣者真鄉黨之善人也顏乎其貌訥乎其辭循循謹飭若無異于常人然攷其平生稽諸公論實有非衆人之所能及是則可貴也君之上世家于金陵避五季之亂徙四明之慈溪曾祖諱

奕祖諱祚俱不仕考諱竦累贈中大夫君襁褓而孤伯氏修職君撫養之恩意備至又延師以教督之束以規矩故能保其真淳不遷于末俗待人以信一言之發金石弗渝居家嚴整雖隆暑不袒裼無聲伎之奉無遊觀之娛無戲謔之語每旦早作至老不倦人或犯之恕而不校無一毫害物之心家故饒財當兄弟析產之時未習于事生理寢微率先儉約衣不華采食不擇味又得賢配為之助資用以豐然有所貿易聽其自至未嘗寵

以智術所儲穀粟務在濟人不多取贏歲歎尤不靳故
朝奉大夫知澧州諱瓘者君之兄也自少至老雍睦無
間兄宦游既久至綰郡符雖同處然無欣慕之心蓋嘗
補官歷階而上亦足以為榮安于定分不求加益雖澧
州不能強也以道義終其身焉平生寡嗜慾善調養高
年華髮顏渥如丹病且革謂諸子孫曰生必有死吾亦
何憾晏然而終寔嘉定十年七月十日享年八十五娶
孫氏朝議大夫宗孟之女先五十一年卒葬于金川鄉

覺林僧舍之南岡繼室邊氏先十有二年卒子五人該
先十七年卒詳諤宜革女一人適進士高賢之孫男十
二人源淮浩灝浚正餘早亡孫女八人其壻曰沈端臣
章楷高麟之方克柔高益謙陳傳弼高樞伯馮惟信曾
孫男六人櫛櫨植桶樺樸曾孫女二人明年十二月壬
寅諸孤奉公之喪與元配合葬焉初季子革勇于自立
不得志于儒科必欲以武奮仕為鎮江府都統司左軍
統領帥甚重之駸駸榮途志不克遂君未葬而先卒蓋

嘗囑其銘其先君子之墓既諾之矣遂敬為之銘曰居
家孝友是亦為政旨哉斯言發于先聖人道之立篤實
不欺賢若斯人奚以仕為

統領胡君墓誌銘

君諱革字從之慶元慈溪人也少從余學余愛其氣質
之純茂志操之堅確名之曰謹字以實之讀書窮日夜
不懈忘饑渴不知寒暑苦心刻意自期有立而拙于辭
華度不足以進取喟然嘆曰吾終于此而已乎吾不得

志于場屋吾習騎射讀兵書結交豪傑智勇之士獨不能自奮其身乎由是逸氣駸駸班定遠投筆之興不可復遏矣每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遂更其名并字易之取從革之義圖變通之功也嗚呼亦可謂不羣矣曾祖祚祖竦父玘妣孫氏邊氏祖以子權仕至朝奉大夫知澧州累贈為中大夫澧州于君為伯父奇君而愛之尤與之謀議語及出處勸以止足四任祠祿遂掛衣冠者從忠告也君既欲以武發身乃不憚遠

役周旋江淮襄漢之間審觀形勢熟察事宜雖二廣煙瘴之域亦深入焉九江大軍所駐謁其主帥一見契合遂從之遊峒寇之平君預有勞焉又嘗至京口軍帥尤器重之得旨權馬司準備將久之改鎮江都統司準備再陞副將遂權統領竟以竭誠盡力勞瘁得疾至于大故寔嘉定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五十有五統帥劉侯歸其喪于故鄉且厚給之娶戴氏諸暨丞樟之女一男濟一女適進士馮信道十三年十一月壬寅葬

于縣之金川鄉龍山應嶼之原君事親篤孝承顏順志
克敬以和家于狹鄉役頗費廣將無以自立每以門戶
為念求所以興起者然不忍一日輒離親傍偶讀山谷
詩有云但使新年勝舊年即如常在郎罷前乃知立身
揚名不必朝夕膝下始有驅馳四方之志父嘗屬疾危
甚奔走營求不勝痛切得善醫者治之立愈人以為誠
感後母嚴毅察其意向奉承惟謹母為之感悅大監慈
湖楊公今之師表也君嘗親炙誨益服膺不忘楊公聞

君輕財賑窮無所靳惜語人曰此君家不甚裕而能施
乃爾未易得也其在京也撫愛士卒病則藥之雖疫癘
流行而挾醫躬問覲其安全不遑自恤故有疾者多愈
嗚呼有如君之志節推以事君必能盡忠捐軀徇國之
舉心誠甘之天不假年膺志以歿余故表而出之使人
觀焉壽雖不究爵雖不貴而衆推其賢與夫眉壽高爵
而公論弗歸者其孰為愈亦足以警斯世矣然則可無
述乎銘曰士而懷居不足為士先聖此言端有深旨君

如驂騑致遠不倦豈若駕駘棧豆是戀草居露宿艱阻
備嘗卒隕于途可為悲傷人皆傷之我則壯之裹屍藁
葬古人尚之

訓武郎荆湖北路兵馬都監顧君義先墓誌銘
昔我曾大父宣和間由倉部郎中出知泗州待次于鄉
屢與東湖顧君還往金人肆虐避地其家相親倚如骨
肉夫曾大父何如人哉其守婺也以法誅蔡氏黨親曹
宗觸京怒獲罪及登省屬時事紛紛嘗因面對力勸徽

皇清心省事安不忘危敢于犯顏不顧利害其堅正如
此詎肯交非其人哉而顧君乃與同其休戚相與甚厚
則其賢可知路分君緣先世之契遇某亦不薄路分歿
其孤哀泣請銘其墓辭之不獲乃敬述之君諱義先字
忠卿慶元鄞人曾祖將仕郎宗明與先倉部交遊者也
祖文彊考成忠贈武義大夫妣宜人畢氏故史越王之
童幼也曾祖奇其風骨曰他日必甚貴既冠而壯每接
對必款語太師位登台鼎果如平昔所期眷之不衰燕

及諸孫得以為依歸之地君之補官太師所奏也承信
郎十遷為訓武郎歷浙運催綱軍器所受給樞密院正
將京畿第二將提舉邕州左江四鎮兵馬都監主管華
州雲臺觀軍器所久不葺物多朽腐增造屋百餘間經
畫有方出納有時度之而不壞秩之而不紊計慮深長
隄防嚴密而躬率以公庶凡服役其中者無所容其姦
而宿弊革矣同寮有以病卒而家貧甚者為經紀其棺
歛纖毫無闕多費而不靳京師之卒所以增壯國威彈

歷姦冗關繫至不輕也而向來為將者多以私意撓之
凡公宇營葺之費從者供給之物悉取辦于軍伍君深
念之曰是安從出捐金自為絲毫不擾察其饑寒而犒
之訪其疾痛而藥之官用不給常為之助無不感悅而
閱習則甚嚴雖執役于朝士者無敢不至恩威竝用弛
張隨宜人人爭奮緩急可仗嘗攷此軍顛末本東京畿
邑駐兵建炎間調發以平陳通遂留錢塘指揮十六凡
七千六百六十六人及嘉定十一年春教閱纔一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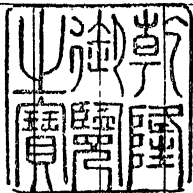
百七十二人軍弱如此君深慮之盡復其舊誠難猝辦
稍增于今而定為定額春秋大閱之時募其子弟試以
武藝有闕隨補則兵不至寢虧而糧不至于頓增已具
稟矣會得疾而歸不果上此君居官之大畧也敬奉二
親凡可以養其體悅其心者委曲周盡父母既終兄弟
四人相依為命產雖已析故廬猶在日集于此歡然無
間對人如賓客酷暑亦正衣冠肅乎其嚴溫乎其和親
故以急難告必竭力拯救之其子之師妻喪未舉不俟

其有請捐地葬之間巷困窮施惠不倦鄉為義役首以膏腴倡之人情孚洽厥應如響遂次第其高下循環為之無復異議錢湖之葑歲歲滋長水利日虧君每欲糾率鄉人合錢買田歲收其入買葑而遠運之葑減則水增誠無窮之利前太守程公經理此事頗與君合因助成之其始約束以物力最高者為典領未為不善也然數買民田官自為之則非私家之所得專數年之後郡計不足未免移用典領之家故為遏之而買葑之本于

是寢微矣輸租稍稽追逮立至民又不堪其擾此所謂
未覩其利先見其害也君以為此事正如義役聽民之
所自為以官司參之乃可以經久念之至熟將以為請
而君已疾不起矣卒之日寔嘉定十五年三月丙子也
享年七十有七娶陳氏封孺人先六年卒葬于邑之翔
鳳鄉青雷峯之原三子錡鏞皆蚤世泳之女適奉議郎
添差通判紹興府趙師備朝奉郎通判建寧府趙善并
通直郎前主管城北石廂汪之綱孫似道立道孫女適

國子監進士陳鉅是歲十有一月壬申泳之舉君之柩
啓陳夫人之窆而合葬焉君操心有常策名仕路不無
知己而局于天分不甚如其志晚所得闕又抱疾不克
往是其真有命耶然其居家効官處鄉黨皆行善道有
補于當世夫士患無補爾安于卑陋不能奮發自同于
鄙夫賤隸而尺寸無補于時者竟何為哉此亦足以知
君之所為賢于衆人也士有一節猶當書之況此數美
乎此余所以不能自已也銘曰拔足閭里之中致身簪

纓之列苟無其才胡能曄曄我懷故交悵焉永訣銘以
昭之庶不泯滅



絜齋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絜齋集卷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初喬齡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_臣高中

謄錄監生_臣何照鄰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集卷二十

宋 袁燮 撰

誌銘

章府君墓誌銘

君諱煥字昭卿慶元慈溪人曾祖翊祖詔父景初家于
藍溪之上或曰黃巢之亂其先世避地自睦徙焉迄今
三百年矣而常為合族夫有盛則有衰有興則有廢自

古及今皆然其或常盛而不衰常興而不廢必有道焉
上而公卿大夫之能世其家下而鄉閭庶士之能保其
業皆非偶然得之所以培其根壽其脈者既深且遠矣
章氏之先德余不能悉知詢諸鄉論是家溫厚長者篤
實不浮稱美無異辭當建炎兵禍之酷君大父攜家避
之自長及幼下逮僕役無及于難者室廬困倉器皿養
生之需咸在人皆以為積德之報敵退大饑米斗千錢
傾其積以食餓者病給之藥愈然後去遠不能歸者託

諸其親不幸死者葬之後適他邦有拜于途者有書其名氏炷香而祝之者人益歎其施惠之博考及君又皆力于為善溫厚篤實之德無忝前人故雖門戶寒素而藹然芬芳與衣冠蟬聯世濟其美者等此非余所謂培其根壽其脈既深且遠者耶君初刻意學問能為詞賦通易大旨有俊邁之稱矣顧家務方殷念其親之勞也以身任之經畫井井家日益裕學力遂分然稍暇即緇習不終廢考未六十而卒痛事親日淺每誦昔人語樹

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閱遺書必流涕終身
追慕不衰色養母夫人趙氏竭誠畢力務適其意勉諸
弟力學弗任事弟亦皆服其能信其公一聽于兄友恭
之美著于家庭達于鄉黨母夫人以是自慶高堂燕頤
陶然歡樂者幾二十年君志識通明才有餘地而臨事
謹審務當于理其治家也勤而不貪儉而不固有餘而
能散歉歲官賦無缺而輸已租者必減憫其服勞竟歲
而一飽之難覲也曰吾寧自損爾又曰救人之饑自吾

家故事何敢忘之里中艱食多賴君以濟躬行善道不
為空言每語諸子稼穡艱難之不知先世勤勞之弗念
浮薄是習福祚不長今人大患也吾家居此地若是其
久而繇延弗替者皆吾先世厚德積累以致此汝曹識
之續而不絕則吾家愈久矣聞人善行稱道以為法其
有薄惡苦口以為戒寬平樂易心焉休休達于面目粹
如也然性本嚴正重然諾不戲狎非良士弗與為友中
外親姻不以貧富有所厚薄其舊游或往來不絕仕有

達者幾不相聞以為交游在道義而非勢力之謂也恨少壯時學不竟力而磨厲諸子不少休擇師從之禮敬備至家庭燕語訓之以日月之可惜年少之不足恃平旦盥櫛以躬先之且命其子皆早起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晚喜觀史尤熟于通鑑又俾其子曰誦習之嗚呼篤厚植其本而發揮以學業諸子之進修其可量哉此余所以知章氏之門興盛而未已也嘉泰二年正月乙亥以疾卒又十日夫人張氏亦亡壽俱六

十有六夫人婉孌有賢操與君處自始暨終克敬以和
子男三人麟鳳龍女五人壻曰胡諤施佐楊瑑圭璞張
容孫男四人女二人四年十一月甲申諸孤奉君之喪
葬于紹興府餘姚縣通德鄉丈後山之原窆宥有期麟
等泣請銘始余授徒里校君俾麟受業自是往還熟其
賢行餘二十年相與如始識契好深矣敢以衰朽辭乃
叙其平生大畧而繫之曰行修于閨門名著于鄉閭
繇其傳慶則有餘與夫宦達之徒熒煌之居牆高基厚

未幾為墟者孰為智愚哉

李府君墓誌銘

余嘗論士生于世人品固不齊矣然能卓然奮發有以自見者皆非庸庸之男子也或起于書生遭時得君垂功名于不朽者其人信可尚矣或終身不遇無所用其才能而能經理其家寢致興盛者亦豈可少哉雖然是有道焉遵道而行不任智術者斯為可貴亦猶委質立朝特立不撓可也不然何貴之有此余所以因李君之賢

有感于心也君諱必達字伯通曾大父交大父修父唐
輔舊占籍四明至大父始徙餘姚有子三人唐輔為長
仲將以特恩補官為吉之安福尉季唐卿登進士乙科
終于承議郎娶之義烏宰而贈其親為承事郎長子無
子子承議公之子即君是也生而穎悟長而貪學不肯
錄錄與俗子為伍從師四明知以義理為宗歸即閉門
不出發憤力學雖隣里有不識其面者先是祖母孫夫
人鬻嫁時裝具買國子監書數千卷君朝夕孜孜披覽

諷誦擷其菁華發于辭藝可以決勝矣而試終不利乃知天分素定非人所能為惟修身為善是誠在我盡自勉乎自始知學取古人格言大訓書之四壁旦旦觀之常自警勵謂百行以孝為首而為人後者彌縫稍闕嫌隙易開人子所難處也母馮氏年七十餘矣多疾君謹奉湯劑調適旨甘惟恐不當其意誠心感格歡愉無間人不知其非已出其始生理甚微痛自搏節久而寢裕又久而益裕人見其有餘也而推尋機巧籠絡之術曾

不一見其諸異乎人之治生歟古人有言無政事則財
用不足非獨為國也治家亦然君之平生獨能修其家
政井井有條故效驗自如此爾豈智術之云乎哉遇歉
歲平價而糴國人賴之親故以匱乏告賙之無靳色吾
友孫君應時貽書稱伯通以寒苦起家而不倦于周朋
友之急可謂難能此足以知其所存矣嘉定十二年正
月甲申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五是歲十一月庚申葬于
上林鄉梅嶼之原娶張氏子男二人長師尹鄉貢進士

先七年卒次師說女五人長適四明沈唯曾次適甥馮興宗次適同里高鑑二蚤亡孫男一人孫女二人寔窳有期師說泣請銘余雖不識君而久聞其賢義不容已初友人沈君炳家居甚貧以經學教授鄉里君遣長子師事之又以長女室其子吾弟樂平丞某亦非有餘者聘其女為介婦惟賢是與曾不問其豐約可謂明于義利之辨矣銘曰屯有時而亨塞有時而通穠裝不輟雖饑必豐觀高門之興盛知積善之在躬勒諸堅珉以詒

無窮

胡君墓誌銘

吾友胡正之修謹士也一日訪余具言其從兄詳之之
賢且自謂天資蠢愚所以獲親師友勉自磨厲無大玷
闕者兄實使然也兄之將終語及執事曰是翁吾所敬
弟其為我求銘今累歲矣追念其勤勤之意欲託于不
朽異乎苟自菲薄者敢以為請余于詳之雖獲瞻其顏
色猶未能深探其所存將何以發揮之然我先叔父常

德郡丞之授徒于豐山也詳之實從之學叔父不妄許可而稱詳之為佳士則既有可紀之實矣乃不敢辭詳之諱處約詳之其字也慶元奉化人曾祖耆祖建澄父宗宗該慈福慶壽恩補迪功郎妣孺人屠氏詳之幼有識趣長而貪學晨昏不懈後以幹蠱之勞雖稍分其志然立身處事未嘗不以前言往行為準尚氣節重然諾或以義舉告躍然從之無難色每曰吾無他長惟信義二字終身不敢違其親若故亦曰是非吾欺者晚築室

于萊山之麓下瞰碧泉取大易山下出泉之象榜其堂
曰育德朝夕觀省涵養此心又將招致賢師日與子若
孫講肄其間如已所以自警策者其志念深矣嘉定八
年二月癸卯以疾終壽六十四娶戴氏通敏謹愍善綜
家務十一年四月丙辰卒壽六十有七十四年二月甲
申合葬于邑之松林鄉賈溪之原祔迪功之墓子二人
潛決孫六人琪珣琬琰球瑄孫女一人詳之平居簡淡
不干名譽而心聲所發自有協于古訓者蓋孟子嘗曰

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者也求在外者也
訓告後學可謂著明而不達是理者多逆施之固有不
可力求而求之甚切者亦有不可不求而未嘗用力者
此義命之所以不明也詳之則不然詔具子曰爾曹讀
書以孝弟忠信為本此可求者也富貴利達天分素定
豈可求哉深有合于孟氏之指可謂教以義方不納于
邪矣嗚呼茲其所以為佳士歟銘曰人有道心天所均

賦遵道而行孰不欽慕猗嗟若人乎于鄉閭咨爾後昆
尚克勉諸

居士阮君墓誌銘

東萊呂君子約某之畏友也長子喬年巽伯克肖厥父
議論勁正不阿一日訪余具言居士阮君持身律家信
于鄉黨有古君子風又旬日與阮君之子泰發偕過我
泰發出其先居士行實一編泣且言曰先君篤志為善
鄉評所推也惟是窀穸有期而德銘未立無以昭示來

世不肖孤大懼泯沒不遠數百里徒步重趂敬以為請
幸哀而許之閱其行實則巽伯之辭也盛有所推許而
皆著其實可信不誣余不敢辭乃叙而銘之君諱某字
元向婺州武義人也昔阮氏有名乎者仕晉為鎮南將
軍葬是邑明招山有名瑤者隱居不仕廟食白楊與明
招相望厥今諸阮皆其族類而君之祖考人咸稱為長
者曾祖良杭州助教祖端彥承信郎父鴻修武郎監行
在豐儲倉君天姿純茂故中書舍人汪公涓嘗與豐儲

府君俱官武昌器君子童幼中使與子弟共學曰得良友矣長補初品官試計臺不利既終父喪年幾四十慨然有感于陶公富貴非吾願之語遂厭科舉業閉門不出刻意讀書不為章句辭藻之學取古格言筆諸屋壁觀以自省嚴于義利之辨嘗曰世人之所謂利者非吾所利也家世衣食田疇乃于舍旁修隄防闢曠土植桑千本曰昔人稱齊魯千畝桑與千戶侯等非吾力所及顧此豈不足耶人有乞假惻然與之或負不償亦不以

綴意宅負山近村樵焉不忍禁也故雖材木叢茂而日
益稀負租者習其寬厚督賦者徇于循良俱弗深較故
雖名田數頃而用不足津梁道路有不便往來者倡率
鄉閭協力修治貧有疾者與藥或珍異不可得者徧閱
方書參之本草取其易辦者亦足以愈疾里中生女或
不舉委曲開譬之周其乏絕全活者衆或以私憤鬪鬪
必為平之以故同里無深相讎隙者每言世道如砥非
有艱深迴曲古人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作者所以著其修為之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必者所以表其決定之辭積善有餘慶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積不善有餘殃母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凡與人語必推廣此義雖田夫野老亦因事訓告疊疊不厭嘗自言教人以善謂之忠吾其庶乎然非徒頰舌必本躬行尤篤于閨門之內八歲喪母夫人汪氏事繼母劉氏謹甚得其歡心伯兄既歿友其季弟歡若童孺未嘗一日暫舍弟幼官金陵弗忍

訣別與之俱行歿護其喪以歸哀感行路天倫之愛如此可謂有本矣晚節擺脫塵累專以治圃為娛名花奇果儼然成列凭欄穿徑竟日忘歸時時見于篇詠長于攝生鬚髮有復生而黑者儀觀豐碩襟度坦夷薰然以和無所怨惡人皆愛敬之神亦歆焉邑有支大夫祠每遇旱暵鄉人勉君致禱無不響答此皆巽伯所以稱述君者余雖不及識君觀所稱述其賢可知矣昔者成周盛時鄉大夫賓興賢能出長入治無不為當世用古今

殊制故以君之抱負終身沈淪不得見于施設可為慨
歎然積善在躬私淑諸人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
不枯有助于風教不既多矣乎君之疾篤也精爽不亂
盡屏左右曰母使婦人近我以嘉定十二年七月十八
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娶劉氏繼母之姪也先二十一年
卒葬于東臯之唐山子男五人長即泰發也以嘗預修
厯特旨免解次修次洵鄉貢進士次康次奉符女一人
嫁邑子葉綬餘一女一男皆天孫男七人女十人明年

某月某日葬君于清溪石佛山之麓而選唐山之寔以
祔焉泰發深于古學世儒所不能通者多能通之蓋師
事子約源流有自士友咸曰阮氏之昌殆未艾也此亦
足以觀君積善之報矣銘曰善人天地之紀三綱五常
不闕不壞繫善人是賴賢哉阮君一夫之微隱約田里
炳乎光輝雖藏器兮不用而公論兮攸歸有補世道從
古所希我偉斯人茲焉發揮

應從議墓誌銘

余外兄戶部侍郎林公之次子寧海軍節度推官密數
為余談外舅應君之賢應君卒且葬又為叙其家世歷
官行己之大略請銘其墓余不敢辭按應氏故居相州
中興南渡散處于信于婺于台于紹興君紹興餘姚人
也諱洙字師魯曾祖佑妣張氏祖常文林郎贈中奉大
夫妣令人呂氏張氏章氏考哀通直郎妣孺人董氏陳
氏通直荏官通州敵騎至淮人情岌岌時君年甚少已
能勉其父效死不去而與其家俱歸長途帖然人以為

難居家孝謹庭闈無間言自少嗜學有拔足凡陋致身
榮達興起門戶之志磨厲刻苦藝日益精數見擯有司
于是乃為瑣廳計娶濮邱武顯郎不懾之女補承節郎
監泉州興化銅場慶元府慈溪縣酒稅調江陵府江陵
縣尉以憂不赴自承節六遷為從議郎監建康府轉般
倉性通敏而處事精審廉勤自將吏姦無所措故所至
皆辦金陵適當軍興尤以才著上官多委任之罷于酬
應得疾弗瘳遂以開禧三年三月戊寅卒享年五十六

長子早卒次相一女即林氏婦相奉其喪歸是歲十一月甲申葬于蘭風鄉新湖之原君倜儻好誼喜周人急敬禮佳士筆端有警策語賢公卿大夫爭薦進之儒學榮名平生所覲見宗族之派別者決科相望而叔父亦登進士科每慨然曰吾何以錄錄沒其身乎終于齟齬則恪共厥職以自表見而讀書不輟曰吾讀後世書爾此君子所以哀其志也銘曰惟古治世仕無殊途修其職業奚分細麤猗歟若人居今志古職業既修何嫌乎

武

吳君若壙誌

四明賢士大夫有卓然可稱者故樞密院計議官吳公諱秉彝及其弟吏部侍郎諱秉信俱服膺儒學決科起家遂為鄞著姓計議有子諱魯卿家居不仕自號芝堂潛夫有子諱鑑之即某之親友名适字君若之先考也本嚴陵人七世祖徙焉潛夫篤于教子聞鄉先生簽判沈公之女淑而才聘以為子婦及君若長可娶厥考追

述先志聘某妹以為婦某家與沈氏寒素相若也而君若之祖考皆不以多貲為貴直欲臭味不殊以德義相熏炙爾君若涵濡義方自幼警敏長益奮厲涉筆屬辭不肯錄錄母舅以戴氏禮名家君若師承焉一時流輩皆曰君若俊人也期以遠到周旋庭闈得其歡心執喪哀甚遇吾妹有恩禮睦于諸弟處人倫中蓋庶乎寡過者而連蹇不偶寢成羸疾竟以嘉定七年十月丙申終于家年四十有一諸弟哭之皆過乎哀自喪紀廢壞人

多易而寡戚君若弟兄乃能與流俗殊故家典刑不在
茲乎長子曰祈次曰裕十年二月壬申葬于陽堂鄉崔
嶼之原某知君若最詳哀君若之不幸其葬也為書其
平生大略而納諸壙亦以寫我心之悲云

舒君仲與墓誌銘

舒氏之子名沂字仲與後更其名曰衍四明之佳士也
始余授徒里中仲與寔來氣貌清臞若不勝衣而志念
殊不錄錄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為場屋程度

所窘東余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始與深語益知其
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不敢忘于心嘗登名禮部矣
試輒不利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非徒擷菁華
膏筆端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焉親炙鄉先生沈楊
二公又從東萊呂君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
明而踐履不倦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
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三年兄弟自為師友非義理不
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白聞善人為時用則喜

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裏真淳鄉黨信重之稱其賢無異辭曾祖勗故通直郎知嚴州建德縣祖邦臣父靈母孔氏有于熙寧間為中執法者則其高叔祖也以仲與之才取一第易爾而終于無成齎志以致為可哀也然力學修身足以行乎家人厥配袁氏郡人也奉舅姑惟謹處娣姒無間言其家政肅而和喪其夫亦如夫所以喪其親者儀刑固有自矣仲與以嘉定六年八月壬辰卒壽五十有一八年八月壬申葬于鄞縣豐樂鄉櫟斜

之原袁氏以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卒年四十有九次年
九月丙午合葬于仲與之墓二子長曰錡次曰錫一女
適國子進士樓稅錡等請銘余知其賢不敢辭銘曰先
聖有言匹夫不可奪志此志苟篤誰能禦之嗟吾仲與
繭然臞儒有志斯道膽大于軀雖坎壈兮終身秉厥志
兮弗渝瞻彼流俗厥德不洪我懷斯友勒銘幽宮

李雄飛墓誌銘

雄飛慶元奉化李氏名鶚雄飛字也乾道中吾友楊子

嘉授徒里中雄飛師事之余時時往訪子嘉因識雄飛
見其氣貌之深厚學業之精專而知其不自菲薄也既
又從太學錄沈公今將作監楊公學雖余之淺陋亦受
業焉雄飛家于金谿沈公嘗曰吾觀此地山川未為奇
麗而人物秀出乃有若雄飛者耶雄飛工詞賦作策言
當世得失甚辨決科無難而試每不利退而誨其徒乃
有得雋場屋至于擢第者余然後知雄飛藝而不售蓋
有命焉曾祖晟祖崇父鼎母王氏三世俱不顯而乃翁

隆于教子其徙城中便二子之從師也雄飛發憤讀書亦欲仰副親意力學精思一語不輕發始若難合既久相與乃厚其學者咸愛敬之事親不有私財執親喪惟謹戶部尚書李公時倅吾邦欲遣其子就學一日訪馬端憂遜謝不敢以衰服見李公歎美而返余讀孟氏書有天爵人爵之辨且曰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三復其言乃知良貴在躬人爵不足多羨雄飛隱約閭巷而取重當世是必有優于宦達者矣嘉定八年五月戊寅以

疾終享年六十娶何氏子四人泳灝洙瀛女一人適進士周某十年正月丁酉葬于金谿縣鄭嶼之原泳走京都乞銘致其平生誠有可記者余不敢辭銘曰維貴與賢所得孰多賢而不貴命也奈何無慊于心足以不磨

路子齡墓誌銘

路氏世居河南金據中原有諱覲者義不臣屬渡江南歸厯官州縣樂四明象山風土始定居焉為人渾厚質直終從議郎娶趙氏生康字子齡容貌嶷嶷氣醇以方

有父風刻意學問事親從兄惟謹遇諸弟友愛而嚴與朋友篤信義始終如一貧無餘貲潔廉自將非其有不取遇所當費亦無所靳惜精舉子業詞賦尤工屢不利有司益自磨淬求古人進德修業之實不敢自欺人亦敬信之內而家人外而朋友僉曰是真可信者其躬行有驗矣嘗從余學余調官江陰為子擇師將與之俱時娶婦屬邇婦黨尼之子齡勇不顧曰吾亦欲卒業也蓋歲餘而後歸其篤志如此真州守林侯以禮招致道京

口遇之官安豐者陳其姓相與款語因俱至儀真秦氏
夫婦僕妾病疫甚無敢近者子齡挾醫數候視人皆危
之諫止不聽已而病者皆愈非雅故激于義不自止嗚
呼充子齡之心使之仕進略見于施設其濟人及物豈
少哉終身齟齬卒窮以死可哀也先娶姚氏繼葉氏黃
氏一子一女年四十有四卒于慶元二年五月丁亥以
其年十二月己酉葬于縣之政賢鄉大輿之原子齡始
僑寓無尺寸生產業既婚姚氏始有田三十畝以贍兄

弟姪又經營于外以佐其乏然則乎于家于鄉豈偶然哉弟廣請銘某不得辭系曰猗歟若人似不能言生而人信之歿而人哀之其必有原中州遺俗醇厚以直其德之美而年之嗇此古人所以重世家也

邊友誠墓碣

紹熙五年九月庚辰承奉郎四明邊公以疾卒壽八十有一越十一月丙午葬于鄞縣桃源鄉石橋嶼之原予慨泣請銘銘所以發幽光余則安能然鄉黨老成有如

公者可無傳乎公信厚人也余為童子時已聞公賢長
娶公兄女獲從之遊挹其貌肅而溫聽其言簡而真徐
察其人安常務實不自表襮恂恂退遜有前輩典刑余
深敬之而未知所以用力者一日入其室視其銘諸座
右者有曰逆心行事必生安吾分無他恨余然後喟然
歎曰公可謂知本矣流俗滔滔不反諸心故去古人遠
甚今公以心為師其本如是其為安分大矣美在其中
功深力久其有不可掩者嗚呼豈偶然哉公諱友誠字

仁叟一字應叟世家于鄞曾祖玘祖日章考用和三世
俱不顯及公習儒學游場屋則又屢不得志屏居深念
求所以自表見雖生理未裕經畫勤勤而雅志為善不
用世人說譎牟利之術財日裕德亦日充處已應物必
誠必敬行雖遽必端直坐雖久不傾倚品節內外井井
秩秩庶乎孔門所謂不驕且好禮者尤嚴于祭祀先事
敬戒備物以薦鞠躬屏氣如將見之年益高持敬愈篤
雖細故不敢忽所使令亦加敬每誦昔人此亦人子之

語曰敬人所以敬已也以是自律復以教子自嬰孩時飲食好惡毋得自肆長而繩約愈嚴家事無鉅細躬其勞縱使學恢游成均親四方師友衆皆稱之公曰吾門戶有望矣凡財計事無復綴意一日翻然取曩所以治生者盡更其轍棄末從本益發儲蓄散給親黨饋無虛月費廣不靳貧士登門延之坐敬與之每曰人不當為財役又曰錢財所以輔養吾氣當與人時吾心快適其高致如此夫人孰不憚繩檢而公行篤敬孰不欲專

利而公志及物所謂師心而行者于是可驗焉紹熙初
恢擢甲科得鎮江軍節度推官該慈福慶壽恩封公為
承務郎今天子嗣位進承奉郎鄉閭榮之夫人楊氏先
二十三年卒至是合葬焉一子恢也一女適承議郎知
湖州德清縣舒烈孫男曰驪老公篤于信道清心寡欲
雅好書尤喜讀論語若有所契合終身披翫目昏不輟
晚多疾或勸之修鍊答曰論語一書無非養生法何以
他為有味其言非口傳耳授者平生少怒既老益習不

怒曰怒未必人畏先自亂心無損于人祇以自損余以是知公德度非淺丈夫所及可尚也夫銘曰嗟吉人兮端良雖則幽潛其究芬芳久彌光兮石橋之藏

邊用和墓誌銘

案本集變自為夫人邊氏壙誌云邊氏祖諱用和父諱友益前

篇邊友誠墓碣云長娶公兄女是變為友益之壙友誠其大人行而用和實為邊氏夫人之祖此篇題為用和墓誌銘而誌中孫女七人無適表氏者末云某之室公兄女也又子男三人愉懷性無友益友誠其人而愉懷性三子之名適與友誠墓碣中所稱子恢字義相伯仲已大可疑計友誠卒于紹熙五年壽八十有一實生于徽宗政和四年甲午今稱用和享年七十有六

卒于慶元六年實生于徽宗宣和七年乙巳反
少友誠十一歲則此誌銘非用和明矣且發端
即云邊氏家慶元之鄞始猶未著公與其兄五人
俱有植立門戶之志語氣亦似哭如當由篇首
脫去諱字郡邑數行而篇中公諱用和妣劉氏
云云公字為父字之諱標題遂因諱附會茲就
其生卒歲月參互攷證其為邊用和之子而友
益友誠之季弟無疑持原名不復可考姑仍舊
文謹識
于此

邊氏家慶元之鄞始猶未著公與其兄五人俱有植立
門戶之志讀書立身頡頏爭奮久乃有仕進顯名州縣
者有子擢甲科該恩再封者餘雖不得仕而皆行誼卓

然起敬鄉黨少相友愛長而彌篤通有無共休戚協和
議論修整禮法秩然有倫炳乎相輝又皆隆于教子服
膺儒業率由矩矱諸兄既皆考終公益維持不懈以故
里中德門推邊氏公諱用

案公當作父
說見前案

妣劉氏王氏

公五歲而孤育于伯兄長游鄉校嗜學如飢渴閉戶不
出遨嬉殆絕輩類多方撼之弗能動也口誦手抄以精
勤聞在舉場二十年既不得志而生理闕然謀所以致
豐裕者不為世俗龍斷之術始若難就苦心刻意惡衣

非食期必裕乃已久之果裕又久而益裕卜築小湖之濱地勢爽塏風景殊勝高堂邃宇規為既廣矣而所好不存焉惟日孳孳益種厥德材質既美培養加厚語若不出諸口而誠心達于面目其樂易可親其謹肅可敬望而知為吉人良士也生理雖贍服用飲食儉約如舊人疑其陋而處之怡然舍旁有圃不加葺治曰任其天然華者自華實者自實吾隨取而隨得如是足矣自以不及養親終身追念造次不能忘有莊焉歲久將圯或

請新之公愀然曰此吾先人舊廬何可毀乎每至卧故
塌上雖甚敝不忍易曰吾生焉于此乎寢念劬勞也公
之喪親年方童幼幼而壯壯而老七十餘年之間思慕
如一日天性之厚如此承祭祀奉丘壠必誠必敬推是
心于宗族相與欣歡無纖芥隙有貧乏者月必饋之貧
久不償置而不問推之旁親亦皆恩意周浹婦翁既歿
子女皆幼為畢喪葬而字其孤迨長為之嫁娶子卒無
嗣而妻更嫁復營其葬而俾其族子後之又為之娶踈

財貴義有前輩風又推之鄉閭飲人以和惟恐傷之其
鄰始多桀暴有見陵者公不與較而語之曰吾在此當
使汝輩人人循理既久果然皆敬以服而修頓宮建義
莊濟饑民之類又皆樂助不靳鄉評益歸重焉治家有
常度寬而不弛嚴而有恩綱目井井可觀可法躬率惟
謹而教子甚篤擇鄉之賢德俾師事焉不專為進取計
一器一物必書中字曰吾欲與汝曹事事適中無過不
及也教之恭謹曰毋不敬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晚又

闢書室以教諸孫將使詩禮之傳相承而不絕志念深矣而世味益薄端居默養從容自適嘗有擬過去行見在準未來之說自謂吾行已處事有得于釋教者如此然實自孔氏每三復君子務本之語或問何者為本曰胸中有主作事務實而已味其言攷其平生顛末大抵皆由是心推之君子以是知公著稱一鄉非偶然者慶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娶夏氏子男三人愉懷恠女一人適鄉貢進士沈晟孫男八人

之本之機之樞之萃之烈之阜之權之模女七人長適
迪功郎湖州長興尉張玠次許嫁宗子希偁餘尚幼嘉
泰元年四月乙酉諸孤舉其柩葬于鄞縣桃源鄉西山
稠嶼之原始公樂其處豫有規畫為屋數間數往來不
厭諸子遵其志不敢易云葬得日愉等泣請銘某之室
公兄女也義不得辭系曰猗歟若人宅心吉祥積德在
躬深潛而芳猗歟若人孝思罔極揭諸幽堂百世之則

從兄學錄墓誌銘

君四明袁氏諱濤字巨濟曾祖諱灼左朝議大夫尚書
倉部郎中祖諱堪迪功郎考諱有年妣范氏君自幼不
羣長嗜書如饑渴嚴寒酷暑披覽諷誦未嘗暫輟以能
賦稱叔父常德郡丞以儒學教授里中君親炙焉質疑
請益聞見日廣屬辭典雅清壯尤覃思經籍叔父稱美
之某君之再從弟也年十七八時共學于鄉校嘗一日
起差晏呵之曰何若是昏怠耶屢為某言高大父光祿
公有大名于當世倉部繼之無忝前人吾家固當興盛

矣某因是有所感發自誓曰先世如是吾當復之未嘗
一日忘于心其言歷歷今猶在耳也君試庠序屢占前
列至鄉舉輒不利乃自歎曰是真有命非人力所可爲
縱不得志于場屋獨不能勉于進修求所以自表見者
乎同郡夏氏頗饒于財盜胠其篋夏意某人爲之訴諸
有司君時寓館其家察其不然也固止之不聽囚竟以
瘐死既而真盜始獲人服其精識親喪疏茹家雖至貧
棺殮窆宐必誠必信服膺聖哲之言潛心義理之學久

而益明乃作易說詩指意論語管窺孟子說餘力所及貫穿歷代史采摭諸子百代于是乎有三國箋辨有記林有遽憲叢編手自抄之至老而不倦每見世之儒其衣冠者弗能忍窮經營書問干叩官府其俗至陋恬不知愧為之太息故雖清貧至骨終不肯低首下氣有求于人沈酣簡策自得其趣無慕于外舊廬既燬屏居蕭寺門雖設而常闕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如女子深藏莫識其面亦足以知家法之嚴謹矣耄耄不忘儆戒大書

予座右正以行己謙以待人勤以積學靜以凝神此其平生為人之大略也郡博士深知其賢延請為學錄以倡率諸人皆起敬焉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享年八十二娶朱氏先二十五年卒三子機枯棟俱業儒而機棟先卒女適進士徐南林度初君弟淪既歿猶未葬二子亦然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括舉君之柩及三喪之未窆者俱葬于天童小白山金嶼之原從先兆也括請銘不敢辭銘曰四壁蕭然無儋石儲藏書

金匱要略卷二十一
滿室其樂有餘彼豪家子珍寶山積腹兮空虛寧無愧
色

亡弟木叔墓誌銘

嘉定六年九月丙午余弟木叔卒于樂平之官舍將終
謂其子向曰吾無他憾獨恨不及見吾兄爾哀哉余尚
忍聞之亟遣子肅往偕向護喪歸葬向求銘余痛傷不
能為又念不可無述乃叙而銘之木叔名楨慶元鄞人
自高大父光祿公以儒學起家袁氏始大曾祖諱某左

朝議大夫尚書倉部郎中祖諱某考諱某俱朝奉郎妣
令人戴氏木叔天資穎悟年十四五時已知景慕前修
清敏豐公嘗有詩云日來月往無成期好把心源蚤夜
思木叔大書之壁以自規警長益奮發究心羣書不專
治舉子業持身惟謹事親愉色婉容與余處怡怡無間
而切僣兼之嘗作論語說所未合余告之曰儒者能
解釋此經始見學問功夫木叔自是研求與旨日有新
益味虞夏商周書有所感發曰吾道固如是讀莊子曰

是有傲心非所敢知也余尉江陰秩滿有旨陞擢而遲之數月木叔曰是豈可復俟力贊之決余感其言亟求制屬木叔之識高矣兩上禮部退而授徒里中槩獲端嚴私淑者衆門人相繼決科而師猶未第晏如也敝廬倚脩竹因以為名求古人草廬之趣以累舉特恩授迪功郎蘄州黃梅縣尉將之官會邊隙漸開退懦者多易闕內地木叔勇不顧孥其婦子以往時開禧二年冬也莅職纔月餘旁郡被兵邑人驚擾木叔以身任之曰朝

廷張官置吏正為今日閱弓兵治器械無日不修守禦之備或曰事急矣寄怒彭澤儻可以逃難木叔又不許厥婦亦曰即有緩急共死于此聞者俱壯之先是尉廨將壓鄰有宗子森夫者請易以他地宰許之矣木叔至毅然曰是官舍也若他屬柰公論何不果易于是葺治之而又創營房置軍器庫舍北有鳳臺築亭其上名曰覽輝宣獻樓公為賦詩焉歲大祲捐俸為粥以活饑民郡委之賑濟異時官吏足跡不到處皆計口給食羅田

有疑獄久不決被郡檄鞠之專精致思默與理會具得其實吏民神之守大喜亟移為錄參以自近每事咨焉再調饒州樂平縣丞郡以前任人曠職留不遣而督其逋負甚急木叔請代之償許之嚴于東吏而寬其民既償宿負復有餘財不假鞭箠而辦邑長不幸卒木叔攝焉未幾亦病切于為民強起從事遂不可為卒之前一日生辰也整冠對客酬酢無倦容將易箒猶正身危坐招同僚與之訣語琅琅不亂壽六十有四累以恩賞進

承直郎病益侵致其仕轉宣教郎明年二月丙申葬于
縣之翔鳳鄉滄門里鍾保嶼之原娶林氏子三人今惟
向在四女長適進士陳定次適保義郎新監信州在城
酒稅曹慤次適進士李師說次幼亡木叔才器不羣而
強于為善執親喪寢處不離服舍丘壠之念終身不暫
忘奉己儉居官廉未嘗敢妄取見人有侈費而苟求者
每曰吾寧以儉嗇貽譏不欲以輕財邀譽潔白自將始
終不變而于義甚急故交有貧病而死者為辦其喪葬

而經紀其家斯心豈獨為一身計哉屬辭勁健有筆力
年踰五十不衰策名之後復偕漕計詩語尤工新字畫
亦清道可愛喜交賢士大夫游君誠之呂君子約官于
吾鄉木叔時請益焉講切精當共圖不朽其中未可量
也而止于此交游且深惜之況同氣之親乎誠可痛也
銘曰是為吾弟之藏匪為吾弟抑友之良失此三益我
心悲傷曷其可忘

絜齋集卷二十